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一

春陵楊齊賢子見集註

章貢蕭士贊粹可補註

吳會後學郭雲鵬校刻

古賦八首

大鵬賦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士贊曰司馬承禎字子微

洛州人辟穀導引術無不通續仙傳以為尸解天台赤城山名上清玉平之天上應台宿



故名曰天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

之表台在台州因著大鵬遇希有鳥士贊曰淮南子八極

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

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士贊曰張華叙東方

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

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

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

心陋之士贊曰晉書阮脩字宣子遂更記憶

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

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

浩蕩之奇言士贊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唐天寶元年詔封南華

真人此言鯤鵬之說始於逍遙遊徵至怪于齊諧談北冥之

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

質疑胚渾脫鬢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士贊曰

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

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刷渤海之

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

春流晞扶桑之朝暎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
崙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
為之崩奔士贊曰五嶽泰衡嵩華恒也爾乃蹶厚地揭太

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

迅征背業逆法切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

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闥

闔之崢嶸士贊曰天矯飛騰貌崢嶸高廣貌騰簸鴻蒙扇雷霆

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士贊曰鴻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

也氣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鬚鬣

其形若乃足縈虹蜺日耀日月連軒沓拖揮

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

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

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

士贊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塊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

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

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

竿失鏃

作木切

仰之長吁

士贊曰任公子為大鈞釣魚而大魚食之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

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

倚日以傍嘆續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

之半

士贊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當曾

臆之掩晝若混芒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

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欵翳

景以橫楮

章移切

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

以兩切

潏

母黨切

之野入乎汪湟之池

士贊曰決潏廣大也

猛勢

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為

之怵慄海若為之躩

渠龜切

踞

女夷切士贊曰朝陽之谷有神

曰天吳是謂水伯海若海神也

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

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

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

士贊曰巨鼇十五舉首首冠靈

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

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耻蒼

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于靈仙久

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鷄千元鷄於

悲愁乎薦觴士贊曰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

填東海怨溺死也海鳥曰鷄鷄止於天鷄警

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風冬暖

曉于蟠桃七倫切烏晰之列切耀于太陽王贊曰桃

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鷄皆隨之

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

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充腸士贊曰列子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戲

賜谷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士贊曰賜明也日出於谷而天

下明故稱賜谷炎洲在南海中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

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

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虛

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

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
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

江淹嘗嘆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

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

士贊

日挽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浮生可嗟大運同此

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
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

中原東馳渤海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國

步握瑤圖而條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

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

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

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騅

中葵切

今不逝

於鳩切

噫

烏路切

何歸

士贊曰史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

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

盖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出馳走。平明，漢軍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嗚呼！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籬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士贊曰：史刺客傳，燕太子質巴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

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而走。群臣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

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陽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若夫

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

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

有違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

慄女也曾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

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

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

長門宮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

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狃下救之

啾啾永埋骨於淶水怨懷王之不收士贊曰

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

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

猶離憂也至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令

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

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魚腹中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及夫李斯

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

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

士贇曰二世聽趙高之譖李斯五刑論腰

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

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

夷三族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

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

莫不攢眉痛骨_{武扮切}血霑衣若乃錯繡轂

填金門煙塵曉昏歌鐘晝誼亦復星沉電滅

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蒲兮明月輝扶桑曉

兮白日飛玉顏減兮螻蟻聚碧臺空兮歌舞

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

士贇

日鵬冠子斗柄東而天下知春水蕩漾兮碧色蘭歲蕤兮紅

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

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

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

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

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
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
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

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士贇曰韓詩內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

漢臯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

超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之矣迴顧披衛情於

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淇水結楚夢於陽雲士贇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

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

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
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

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

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辛之去而辭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春每歸兮花開

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春每歸兮花開
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

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
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

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士贇曰秦在西秦見遊

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
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
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
涕淚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
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
旖引綺切旖乃倚切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

綠而芳新綵翠兮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

兮黃緣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

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

隴水秦聲江猿巴吟士贊曰三秦記其坂九

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

言隴水之嗚咽如秦聲江上之猿啼如巴人

之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士贊曰王昭君齊

也
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
單于後觸晉文帝諱改為明妃漢邊有玉門
陽関故曰玉塞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
楚客屈原也

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
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
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
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
佳人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

士贊曰山

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波瀟湘阮水皆共會巴

陵故號三江口三湘蓋謂三江也

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

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

幾千

士贊曰交趾郡治龍編縣日與古鳥道四百里

于時西陽半規

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

蕩渺懷燕而望越

士贊曰意太白時在荆湘故懷燕而望越也

荷

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

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洪波

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

藥於蓬丘

士贊曰蓬丘即蓬萊山

劔閣賦

送友人王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

士贊曰咸

陽而西至雍即長安也

前有劔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

上則松風蕭颯瑟颺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

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送佳人兮此

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兮

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

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劔閣兮
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明堂賦

并序。太白此賦想作於未折乾元殿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

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

士贊曰唐

書高祖紀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

亞獻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政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

處又羣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

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
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詔率意頒其
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
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
天后繼作中

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唐
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
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
蓋天皇先天中宗

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
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
然雷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渙

開混茫士贊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景星耀

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士贊曰瑞星曰

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

陰陽之精雄士贊曰見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士贊曰見

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士贊曰頽

顯天也元氣顯汗故曰顯
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淳風沕士贊曰穆鴻

恩滂洋士贊曰武義烜赫於有截

仁聲馭先合沓乎無疆士贊曰有若乃高宗

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瑞物咸薦元符剖

兮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土贊

白張衡東都賦曰登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

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土贊曰列子

至于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

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

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

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倪結攢雲樑

土贊曰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

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於所平之

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罄玉石於隴坂

空瓌姑回切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

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七將切王贊曰

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

之宏壯也則突兀曠曠乍明乍蒙太像古元氣

之結空龍力孔切從則孔切頽杳若嵬若業逆怯切

似天闔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土伯切嶺五伯切

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勳燭萬
象而騰文宰惚恍以洞啓呼嵌口街切巖而傍

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

結構乎黃道岩堯乎紫微士贊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

星絡勾陳以繚垣闔闔而啓扉士贊曰鈞陳後宮也

紫宮外營鈞陳星闔闔天門也崢嶸曾疾陵切嶷魚其切粲宇宙

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垠漱清洛大行却立通谷前廓士贊曰大行山

名通谷在洛城南五十里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

開關士贊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點翠綵於

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

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

之所仵板悲切仵魚乙切拏金龍之蟠蜿挂天珠

之碑即忽切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士贊曰五岳大華衡

恒嵩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

規士贊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樓臺崛區勿切吻文弗切

切以奔附城闕欽區金切峯宜金切而蔽虧珍樹

翠草含華揚粦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

離士贊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掖知利切華蓋以儻潏仰大

微之參差士贊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坐也大微為五

帝之庭明擁以禁局橫以武庫士贊曰西方奎十六星天

之武庫也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士贊曰

天帝明堂布政之官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

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士贊曰堂上為五室

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若大寢也

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岬其霞矯廣厦

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

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

熠乎光碧之堂古迥切乎瓊華之室士贊曰三島記

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

景雲瑞日朱霞九光錦爛霞駁星錯波沕千

西王母之所治也颯蕭寥以颼颼宵陰切士贊曰湖浪相拂也

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

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

室窈窕五闌聯綿士贊曰窈窕深也飛楹磊砢走拱

寅緣士贊曰寅緣山岳之邑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楠攢

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頰欄各落偃

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杳蒼穹之絕垠

跨皇居之太半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遠而望之赫煌

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祭之粲炳煥

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

宗之日觀士贊曰泰山一名岱宗群岳之長也秦山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直上

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玉

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士贊曰題頭也棖椽

之頭皆以玉節言其英華相燭也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絕

迄力翼而銜霓士贊曰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榦也扶

標川而罔足擬跟絳而罷躋士贊曰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

升也躋士贊曰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要離歛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士贊曰

曰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
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
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
子慶忌粹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
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粹
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精視事未詳巨
以復道而接乎官掖全蒲悶入西樓是為崐
嶙王贊曰史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圜宮舊為復道土有前疑後丞正儀躅
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嶙
以出入士贊曰天子四鄰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九夷五狄
順方面而來奔王贊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
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

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
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
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
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其左右也則丹陛
嶸嶸彤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
滔像環海之湯湯尸羊切士贊曰白虎通曰
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
德化也雍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
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闕青陽
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

央士贊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主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闡域也三實一也

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

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周

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白虎列序

而躩渠龜切踞女夷切青龍承隅而蚴於求切蟻士贊

曰躩踞動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燿堯必

切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摧陰坤

斗主土據乎其心士贊曰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燿怒中央

黃帝合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若乃熠燿五色張

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直證

切眇匹莧切睢許規切盱匈于切明君暗主忠臣烈

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士贊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於是

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

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士贊曰月令孟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展乎國容輝乎

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

天之規欽若矜蠻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

歲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士贊曰五服即甸侯綏要

荒也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

百辟舉珪瓚祖贊切獻琛帛士贊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

尚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顛昂俯僂儼容豐跡

乃潔菹醢修粢盛士贊曰菹水草醢陸產之物奠三犧薦

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

之隱麟張鈞天之鏗錡士贊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孤

竹合奏空桑和鳴士贊曰孤竹竹之特生者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

中之方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士贊曰

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蓋聖主之

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

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宰餐元氣灑太和
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
鴻溶兮澤汪穢四海歸兮八荒會咤聒乎區
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
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士贊曰〕淮南子下揆三泉上飛聰馳明無
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摧陰陽之荒下明詔班
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沈珠卑宮頽牆使

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

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士贊曰〕唐禮樂志皇

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
書卿九推籍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桑
盛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
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

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缺缺〔士贊曰〕上林

旗萋萋
盛貌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

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

之旁〔士贊曰〕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
首巡陵者巡幸諸陵也驪山地名封

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包陶唐

士贊曰栗陸陶唐皆

古帝王之號

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

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

胥之故鄉

士贊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

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於是元

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

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

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臺建姑蘇及

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

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士贊曰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蘇也敢揚國美遂作

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

力孔切

從

則孔切

鴻濛構

瓌

公回切

材兮偃蹇

塊

烏朗切

塤

母黨切

邈崔嵬兮

周流辟雍

魚及切

靈臺兮赫奕

日噴風雷宗

祀盼饗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啓兮
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
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
士贊曰白者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
太白自稱也而相如子雲競誇詞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
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

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

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

述職之義也

士贊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

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遊孟諸左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芥蒂周禮天官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上林云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山澤也

上林云

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
楊誇胡設網爲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

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

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

士贇曰漢書楊雄傳孝成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西自褒邪南歐漢中張羅網且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法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以為客卿以諷漢書註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齷齪小節也

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眾庶異之而臣

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

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

殫窮六合士贇曰上下四方為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

秦士贇曰通典開元三年蒐于岐州鳳泉場亦將耀威講武掃天

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

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

歲蕤士贇曰葉世也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五世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

士贊曰開元元年

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元宗也

誕金德之

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

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

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

於四時

士贊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已則捨之

若乃嚴

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

士贊曰不

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之月其神

玄冥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

士贊曰霜

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荆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

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地理志蜀郡邛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火井塩井也

欲出其火先以其家火投之須臾隱隱如雷聲焔出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

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是靈帝時井中冰厚尺餘史書之以爲灾

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八水兮休百工

士贊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

滄八水也滄音愴寒也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

隙兮因校獵而講戎

王贊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

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

虞辨土物之衆寡王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千

騎颺掃萬乘雷奔稍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

窟而搜塞門王贊曰月窟者月所生也赫壯觀於今古業

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為天

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

而盡取

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司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

士贊曰淮南子

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通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足跡乎日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

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撞

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

歷神州之層岑

士贊曰尚書天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唐書儀衛

志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鑿
玉佩也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
王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錦木輅者
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百官志飛龍旆
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各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

士贊曰漢書鑿

至有長楊五柞宮三危山在西裔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

攢高牙

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

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於

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

宇宙噫兮增雄

士贊曰文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宙往今來之宙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噫一戒切又音蔭

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

風羽毛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

士贊曰淮

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
西方曰昊天西南方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乃召蚩尤之徒

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士贊曰山海經蚩尤作兵

戈雨師畢星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稜威耀乎矣風伯箕星月離于箕風揚沙也

雷霆烜赫震於蠻貊

士贊曰李奇曰稜威曰稜陋梁都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

以岱恒作陸（士贊曰）周禮荊州之鎮山曰衡

霍山為南岳恒山北臨岱南俯趙東（士贊曰）夾東海

而為漸兮拖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

迴千羣以全（蒲汶）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

族而來居（士贊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

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

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

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

州曰申土顏師古曰八荒者八方荒忽極遠

之雲羅高張天網密布且罟懸原峭格掩路

蟻（芒結）蠓（芒孔）過而猶礙蟯（子饒）螟飛而不

度（士贊曰）蟻蠓（小虫似蚋猶醯雞醯雞者甕

中（之）蟻蠓（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

蟯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

蚊弗覺也蟻蠓蟯螟皆虫之至微細者以喻

網之密也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從營合

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
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駮走練宛馬蹀血縈
衆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士贊曰）韓詩外

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
馬汗出如血一日千里顏師古曰蹠音大頰

反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頽深平險

谷擺椿括開林叢噍噍乎門切而田疆古冶之疇鳥乎甲切盡奔

突於場中士贊曰噍通也而田疆古冶之疇鳥

獲中黃之黨士贊曰田疆古冶齊力士烏獲

者也越崢嶸獵莽蒼喑嗥乎交切風乎敢切

旋電往士贊曰莽蒼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

掌批步結切狡先九切手猱挾三挈兩士贊曰莊子豐狐文

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然且不免於網羅擲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後麀

如彪貓食虎豹即獅子也出西域猱善援即

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

於貓九真日南皆類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

出之亦獼猴之類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敵煙

爭先行胡甘切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敵煙

士贊曰爾雅鶚白虎鷄屬此言拳封猱

獵徒氣盛如魁之號如鶚之睨也猱端

謂能鼻羊應叱以斃一至踏必默猱於點猱

翼汝亡精而墜顛髮迅走食人郭璞曰鼻羊

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狻猊為民害堯使羿下殺之爾雅狻猊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或碎腦以折脊或歆普悶切髓而飛涎士贊曰淮南子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蝨蚩窮遐荒蕩適以翱翔選江賦曰噴浪飛涎

林藪扼土狗白駕切殪天狗士贊曰狼王逸曰狗獸名似

屈有角鬣鬣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有兵天狗之光飛天

流而為星日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

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脫角犀頂探牙象口其音如猫佩之可禦凶

掃封狐於千里揆力詩切雄虺之丸首士贊曰宋玉招

魂賦蟪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咋則格切騰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士贊曰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雅

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若王於是裁通天靡星旃

奔雷車揮電鞭士贊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

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觀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綬玉犀簪導

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

標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士贊曰帝王世紀黃

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錐輔良刃切之已多

猶物於六切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

兮蒲月士贊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

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

龍顛顛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名其弓曰烏號戎車轘轘以陸離古豆切騎

煌煌而奮發士贊曰張弩也鷹犬之所騰捷飛走

之所蹉蹶攫磨几雲切麇古瑕切之咆哮蹂豺貉

曷各切以挂格士贊曰磨麇也貉狸屬豺脚似狗膏鋒染鐔填

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

白貂音眉飛駿窮音春俱切貓音瞞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

狀如牛騾尾大聲名曰窮奇食人爾雅貍貍似狸牙如錯劍鬣如叢

竿口吞及時朱切鉦市延切目極槍櫓碎琅弧攫

玉弩射猛彘透奔虎士贊曰山海經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

牛尾音如犬吠名曰長彘食人見則大水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

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士贊曰

日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處傳南山白額猛獸為害處入山射殺之

惣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

士贊曰史記伍子胥求勇

士專諸見之公子光光使專諸置七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

緣者也漢書曰自越丘妖喬林撤匹滅絕壁合浦南有都盧國

抄衝自咸切御戶吾切攬音國豹音國囚亦敦切鼯平

切於峻崖頓毅營隻切獲九縛切於穹石士贊曰

赤黃色大尾啖鼠毅齧豕也獲似獮養由發

箭奇肱飛車士贊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

國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

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巧聒更羸妙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

兼捕薄乎切且墜鷗之欲切鳴牛浴切於青雲落鴻

鴈於紫虛捎鶴千唐切鵠漂鷗鷗彈地廬與神

居士贊曰更羸捕且古之善射者也鷗鳴山

小曰鴈鷗鷗鷗水鳥也此亦吳斬飛鵬於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之意也

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音區士贊曰日域日所

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士贊曰列

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窮造化之譎詭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

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士贊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

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又似乎積

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

喪精於明月士贊曰日名陽鳥月名陰兔思騰裝上獵於

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士贊曰顯氣顯汗也穹形

穹窿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士贊曰禮斗域儀曰君乘

士而王其政大平則河海夷晏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

爭雄士贊曰此言雖秦皇漢武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俄而君

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

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

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

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

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

鮮以粹輪士贊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

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及禽獸郭璞曰粹染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
曰鮮此即題註所謂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
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之意

解鳳凰與鸞切自谷鸞與麒麟士贊曰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

曰鳳凰者仁鳥也鸞鸞鳳屬神鳥也騶虞義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
之麟瑞獸也庸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
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

出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士贊曰天寶雞頭而

人身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於是享獵徒封
公於渭之陽載歸立為師

勞苦軒行包騎酌酤韜兵戈火網罟士贊曰韜藏也

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示不用

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

尸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菟岐與狩教何宣成

之足數士贊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晒穆王

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士贊曰仙傳拾遺周

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
焉乃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
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
母死尚能復來王荅曰予歸東上和治諸夏

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

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

虞乎神明徂於道德士贊曰楊子學行篇耕

是獲張無外以為且豕大朴以為杙逸尺切士贊曰

也兔罟謂之且且猶遊也檝謂之杙磔也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

以御極若此之符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

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士贊曰唐

元宗開元二年焚錦綉珠玉於前寢鄭衛之

聲却靡曼之色士贊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

子娥猶靡曼者以樂天老掌圖風后侍側士贊曰

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老是

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

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士贊曰泰階者天之

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豈比夫子虛上

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

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大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

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

反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士贊曰莊

子黃帝聞廣成子在空中同之上故往見之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駟乘張若諸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帝

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教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士贊曰莊

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塢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潰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一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

禎卿曰此篇白
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禎卿曰此二
句一篇之旨

王風

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

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

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

安來綺麗不足珍

禎卿曰此
首一句意

聖代復元古

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

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

春王贊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

彦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眺酬德

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

倏忽安事人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禎御

間之紆婢哉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

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

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

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

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

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史記曰離騷

其類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闕肆注乎無窮而

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智尚綺靡摛

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蕪至

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

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其二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

遂淪沒齊賢曰蟾蜍蝦蟆月以况皇后蟾蜍

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

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欲立

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

金方故曰金魄士贊曰張衡靈憲昇得不死

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為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淮南子太清者也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

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

霏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蟬螻淫烝也毛詩蟬

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也士贊曰廣雅日月謂之兩曜蕭蕭長

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昔是今非言君心

為忿怒憎惡所蔽平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

威齊賢曰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

威也士贊曰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沈嘆終

永夕感我涕沾衣士贊曰蟾蜍薄太清月為卒為王后之蠹也蟬螻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為所惑也日

君象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止中宮明矣浸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踈遠乎此白之所

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其三

其三禎卿曰此篇借秦皇以為諷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

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齊賢曰史記始皇二十六年

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為秦東

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

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

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

禎卿曰此六句言秦皇之制天下

銘功會

稽嶺騁望瑯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二十七

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俠中度上會稽祭大禹

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

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

臺立石刻頌秦德禎卿曰此二句言秦皇極

游觀之樂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

茫然使心哀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

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

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為蜀荆地材

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

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

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禎卿曰此言秦皇

極土木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

之欲

嶽揚波噴雲雷鬢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齊

賢

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

蛟

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傳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見日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頰揚鬣掉尾噴浪飛涎說文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噴叱也

泉下金棺葬寒灰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

穿三泉下銅而致棺禎卿曰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

其四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

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士贊曰所居未得隣

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禎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吾營紫**可羈挂以比至人能全身遠害也

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

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鎗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黃芽禎卿

曰落脫也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

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

士贊曰庾仲雍荆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

山東有泉泉側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

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尚恐丹液神

羽駕言乘鸞鶴飈車言御風雲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

韓衆親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

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

其五禎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

與世絕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中有綠髮翁披雲

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

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

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

粲露齒之狀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

砂永與世人別

士贇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

禎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

固其然

禎卿曰岱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戍非人之情也昔別

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

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蟣蟲

生虎鷓心魂逐旌旗

齊賢曰鷓勇雉其鬪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為冠以表武士析羽為旌通帛為旛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

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

西殺太守上廼召拜廣為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三邊三垂西方南方東方

其七

士贊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

安期名

齊賢曰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

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治化士贊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

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

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齊賢曰樂書王子晉

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禎卿曰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天齊賢以為天籟非也

其八

士贊曰此篇之意盖言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沉困下僚必有所

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

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

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
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
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
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温
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
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
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
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
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
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
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
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
京兆府咸陽縣
秦咸陽故地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

氣人所仰治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

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

但為此輩嗤

齊賢曰魏揚脩答曹子建書曰
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

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
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何東校獵
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
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向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其九禎卿曰此篇嘆世事之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

良悠悠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

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定哉乃知

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

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陸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

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

如此營營何所求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

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

昔時為侯今焉為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其十齊賢曰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為人也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

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

贈顧向平原笑齊賢曰史記魯仲連齊人也

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

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

衍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

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齊人也

好竒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

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

衍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

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子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齊人也

好竒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

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

衍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

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子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

齊賢曰史記魯仲連齊人也

好竒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

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

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

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

衍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

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子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

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個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士贇曰明月寶珠也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齊賢曰淡蕩猶放蕩也同調謂聲音和

其十一 禎卿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

不相待齊賢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

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春容捨我去秋髮已

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

吸景駐光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

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其十二 禎卿曰此篇蓋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

松栢本孤直難為桃李類齊賢曰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

桃艷李嬌然媚人也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

禎卿曰此興而比也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

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

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性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富春山耕於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

嘆息冥棲巖石間

其十三

禎卿曰此篇白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

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

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強

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
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士贇曰言君平
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
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
亦棄君平也
騶虞不虛來鸞鷟有時鳴齊賢曰騶虞白虎黑
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屬**安知天漢上白日懸**
不履生草鸞鷟鳳之屬
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齊賢曰博物志舊說天河
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
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
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
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率牛渚
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
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

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
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
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河精上為天
漢禎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鸞鷟比君平而嘆
世人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
於天漢而牛女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
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末
二句亦借以自寓之意也

其十四禎卿曰此篇之意蕭說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
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
霜嵯峨蔽榛莽齊賢曰漢北方流沙也千霜千年也**借問誰凌**

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鞞鼓齊賢

曰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聖皇元宗也元宗承

國家富庶多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鞞

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

千人之師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

萬人哀哀淚如雨齊賢曰騷且悲就行役安

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

不在邊人飼豺虎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

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

匈奴入洋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

大率衆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

指匈奴士贇曰此詩楊子見以為討閻羅鳳

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

言當是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

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

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

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

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

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

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

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

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

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

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

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

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

其十五

禎卿曰此篇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

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園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柰何青

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鶴太白意謂吳姬越

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

其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自况也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

父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

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

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

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

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

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

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

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

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矣士贇曰吳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

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

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劔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劔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天歐
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
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

其十七

禎卿曰此篇諷不知止也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

洞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出家使牧羊有道士

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
忽然不復念家其兒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
不能得見後在市中遇道士善卜乃問之曰
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
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
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邪
初起聞之驚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羊但見白石無
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
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
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
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
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
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
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畧盡

乃復還去時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
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
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

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

精魄齊賢曰崑山

其十八禎卿曰此篇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

東流水齊賢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

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前水

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贇曰天津

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鴈門四

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

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

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

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

輝半城樓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

洛水西連穀水士贇曰海色日出

之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

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曰

張而易其本處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

嵩丘即嵩山也

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

庭幽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表廣漢行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

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

愆尤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

禍至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

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

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

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

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

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

歌舞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禎卿曰鴟夷

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

之耻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

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

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

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闊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

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為高也

其十九禎卿曰此篇刺元宗也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

躡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贇

曰爾雅華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山為西嶽

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

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仕贊曰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禎卿曰此設言也

其潔身而去亂也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

野草豺狼盡冠纓

士贊曰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

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

其二十

禎卿曰此篇白欲謝親友而事遠游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

如芙蓉

齊賢曰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

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兩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

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驕山見美門子乘白鹿而行

含笑凌倒景

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倒景炁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

泣與親

友別欲語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

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

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

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撫

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

余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

蒼蒼但煙霧士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

蓬萊山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

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

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

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

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

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

其二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

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齊賢曰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吞聲何足道歎息空凄

然

其二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

長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

名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緬思貌禎卿曰此

興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躑躅而嘶况我之在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

緬然懷歸手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媚媚桑柘

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

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

且復去惻愴何時平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

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禎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已也

其二十三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為樂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

悲歲促齊賢曰庭綠庭草也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

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

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

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

當秉燭齊賢曰先武救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禎卿曰此篇譏時貴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

開甲宅齊賢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

皆休惕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世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

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第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其二十五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

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澆薄也管子

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有興沒

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曰莊

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士而反於士故

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士贇曰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死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為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樓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焉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其二十六 禎卿曰此篇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蒲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賢齊

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贇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

玉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

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

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秦王女乘鸞向烟霧

其二十八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

月復東禎卿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倏日而夜華鬢不耐秋颯

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

猿鶴小人為沙蟲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

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禎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未有

能仙舉者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其二十九禎卿曰此篇白厭世亂而思去之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為戰國韓魏燕

趙齊楚秦號為七雄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齊賢曰王風王

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至人洞玄象高

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齊賢曰至人至

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贊曰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其三十

禎卿曰此篇傷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

喪不可復還

擾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

齊賢曰洛陽記云洛

陽有四關東成臯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士贊曰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

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綠酒

哂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

大儒

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

攀齊賢曰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

丘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

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無為之化

哉

其三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惡世而思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

平原里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紀

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

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

隔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其三十二士贇曰此悲秋之詩也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齊賢曰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曆書晦

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

盛德在金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

大運有淪忽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天

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逮

明發

其三十三禎卿曰此假莊生之言以自况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

百川水

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憑陵隨海運輝赫因

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其三十四

禎卿曰蕭說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尺

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禎卿曰專城郡國守吏也

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士贊曰此言一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

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

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

得一以為天下貞

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

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贊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

士贊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曠

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

南荒炎蒸之地也。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

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

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士贇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

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

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

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謂之兵不甚受甲，如以困

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當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耻也。

其三十五 禎卿曰蕭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

邯鄲人。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德明曰：蹙

頰曰曠。士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一曲斐然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

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

裁之，楊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棘刺造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沐猴三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

端為毋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

觀客為棘刺之毋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毋

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

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

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功成無所用楚楚且

人而不能觀其毋猴

華身齊賢曰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單于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

詩衣裳大雅思文王頌聲父崩淪安得郢中

楚楚

質一揮成斧斤

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

其三十六

禎卿曰此白自傷才不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

三獻君

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

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

別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

攻之果得寶玉士贊曰墨直木忌先伐芳蘭

哀自焚盈蒲天所損沉冥道為群齊賢曰莊

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卒有一老父來

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

躡清芬齊賢曰魯仲連見新垣衍曰秦即肆

海有碧水士贊曰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

其三十七

士贊曰白此詩其作於高

乎之時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

擊齊堂齊賢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

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

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夫婦終不肯

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躰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士贊曰此言風霜

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

眾草凌孤芳齊賢曰應德璉詩簡珠墮沙古

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

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其三十八

禎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

高秋月飛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

吹香氣為誰發

士贊曰此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眾人之

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

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禎卿曰蕭說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風飄

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

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且復歸去來

劍歌行路難

士贊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

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

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

止也曰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為姦臣蔽其明

猶白日將落為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
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
而得志也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者白意蓋
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者白意蓋
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
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
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舞心
亦盤桓倚劔歌所思曲終涕洟瀾

其四十禎卿曰蕭說近是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感

爭一食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

三十圍以琳琅為實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齊賢曰

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歸飛海路遠

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齊賢曰列

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

白鶴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目去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
嘆士贊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踈遠知章薦之方

能致身金鑿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王贊曰此亦游仙篇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

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汗衣仍過虞淵前洗朝發中還

何云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

有水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

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

木有二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

稽首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呼我遊太素玉

杯賜瓊漿齊賢曰列子太一素者質之始一食歷萬歲何用

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其四十二禎卿曰蕭說近是六抵白志在踈逸不在祿位故有

是言至謂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

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泂芳戲春洲吾亦洗心

者忘機從爾遊齊賢曰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

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贇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雲中之鶴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

其四十三禎卿曰蕭說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

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齊賢曰列子周穆王

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
籊王母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早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

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賦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

千載魂士贇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

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

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

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黜而作

綠蘿紛歲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歲蕤盛貌

草木有

所託歲寒尚不移柰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

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惡炎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

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已

畢賤妾將何為

士贇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

禎卿曰蕭說近是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

振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

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

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

士贇曰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禎卿曰此詩交刺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

橫三川

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貌三川

鄜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

鬪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

齊賢曰蹴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

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贊曰鬪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稟舉動

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

捐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曹植真揚脩書曰昔楊

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贊曰此篇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賢之地今乃為鬪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鬪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禎卿曰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燄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為心

其四十七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
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

飛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漢書東宮蒼龍房心為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

則秋氣鼎至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士贊曰謂

花實零落矣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禎卿曰蕭說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

駕滄津

齊賢曰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

城十一山石令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徵卒

空九寓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

十三年發諸嘗通七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贊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獨立後脚隨奔僅登岸

但求蓬島藥豈思農廩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眾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詳

見前詩注左傳九廩為農正注曰廩有九種也春廩鴈鷓夏廩竊玄秋廩竊藍冬廩竊黃棘廩竊丹行廩啗宵廩嘖嘖桑廩竊脂老廩鷄鷄以九廩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

民事爾雅扈字作鷹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為喻云

其四十九

士贇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

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

齊賢曰三秦記未央

宮一名紫微宮歸去瀟湘止沉吟何足悲

其五十

禎卿曰此篇譏世人之不辨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

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真真

齊賢曰關子曰宋之

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珉

其五十一

禎卿曰蕭說近是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菘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媿

變女須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賢齊

曰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
土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
菴菴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注菴蒺藜
也菴王芻也施臬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
諂盈室喻蒲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
離騷經曰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
女須屈原姊嬋媛猶牽引也補曰說文須女
子也音須士贊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
曰為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
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頃
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

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殷
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興
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
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
妖孽作也菴菴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
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
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變者詩人興
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
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
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須之詈
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
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
而作風刺譎諫之體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夏不忍看

秋蓬飄揚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注光風謂美人不我期草

木日零落士贊曰美人况時君也時不我用

悲夫

其五十三禎卿曰蕭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闔晉為

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為戰國

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奉盆甌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以頸血賤大王王不懌為一擊甌罷歸

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厚之相如

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

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

兩虎共闔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士贊曰晉六卿者范氏

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史晉世家曰晉

昭公卒六卿彊公室甲六卿欲弱公室乃遂

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

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

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

三分其地齊世家曰初簡公即位闞止為政

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

禎卿曰此篇哀時也

倚劔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

隱深谷齊賢曰榛木叢也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

鸞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齊賢曰毛萇詩傳鸞斯鴨居鴉居雅

音預鳥也鸞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士贇曰首兩句乃居

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

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未句借晉為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頽靡

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母乃見

事之晚乎禎卿曰窮途慟哭蕭解未善言風既頽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

其五十五禎卿曰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美佞邪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禎卿曰此篇白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士贊曰越在南清地故曰南隅

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

長吁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相盼魚目復

相哂寸心增煩紆

其五十七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

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士贊曰韓子曰鳥有

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飛者莫

我顧嘆息將安歸

士贊曰此詩之意以鳥為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

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在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

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行女相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游雲夢之臺

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暮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震雲無處所

知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

哀

士贊曰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

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

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

易變移齊賢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

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

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

嶮巖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

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

火滅蕭朱亦星離齊賢曰張耳陳餘為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

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贇曰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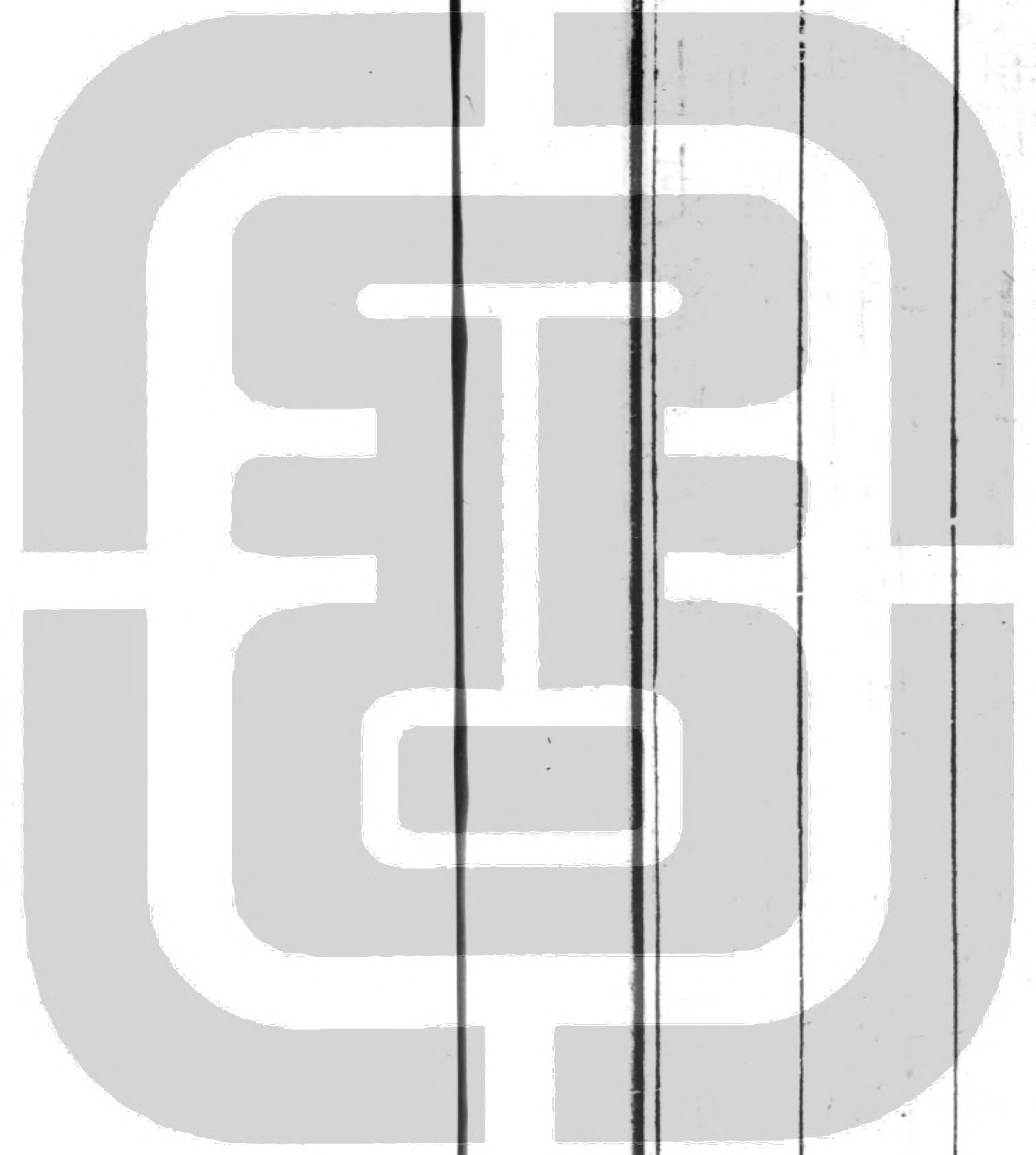
也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懽客勤

問何所規士贇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為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

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

所親
益乎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程